



荆楚文化丛书(史传系列)

丛书主编 / 丁凤英

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 组编

荆楚神话传说

Jingchu Shenhua Chuanshuo

◎ 韩致中 张友云 / 编著



荆楚神话传说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荆楚文化丛书
(史传系列)

丛书主编 / 丁凤英

本系列主编 / 刘玉堂

荆楚神话传说

Jingchu Shenhua Chuanshuo

◎ 韩致中 张友云 / 编著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荆楚神话传说/韩致中,张友云编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3.12

(荆楚文化丛书/丁凤英主编. 史传系列)

ISBN 978—7—5430—7945—8

I . ①荆… II . ①韩… ②张… III . ①神话—作品集—湖北省

IV . ①I2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2424 号

编 著:韩致中 张友云

责任编辑:李俊

装帧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ebs.com> E-mail:zbs@whebs.com

印 刷: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18 字 数:360 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8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编纂委员会

荣誉主任／尹汉宁 张通 章开沅 冯天瑜 熊召政
顾问／石川 王杰 王峻峰
主任／丁凤英
副主任／刘玉堂 徐士杰 杜建国 王正强

编纂委员会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凤英 马建中 王正强 刘玉堂 杜建国 李子林
何晓明 罗福惠 徐士杰 彭小华 黄钊 邹德清

编辑部

主编／丁凤英
执行主编／王正强 刘玉堂 徐士杰
分系主编／刘玉堂 徐士杰
办公室／张叶青 田少国 张执均 王平权
许建华 黄朝霞 高兰琴 王文英

序

尹汉宁

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拥有重要位置。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具有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旅游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多方面深厚的文化积淀，文化名人、文物古迹、文化遗产数不胜数，悠远厚重的历史底蕴为湖北文化建设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留下了独特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省委书记李鸿忠同志指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湖北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关键是要将湖北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力量、转化为文化产品、转化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挖掘、系统研究荆楚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认同中提升文化自信，在文化传承中增强文化自觉，为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生产力转化奠定坚实基础。

《荆楚文化丛书》由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省内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历时三年编撰而成。丛书分胜迹、史传、学术、艺文四个系列，每个系列由十卷组成，凡四十卷，约一千二百万字，首次对荆楚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堪称湖北历史文化研究与普及的鸿篇巨著。期望全省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文化工作者，通过阅读和学习《荆楚文化丛书》，从湖北丰富的文化资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更加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奋力投身建设文化强省的伟大实践！

是为序。

（作者为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 录

第一章 神 话	1
概 述	1
开辟神话	3
太阳神话	6
图腾神话	9
荒火神话	15
第二章 历史人物传说	21
概 述	21
炎帝神农	24
廪 君	28
楚庄王	30
孙叔敖	32
老 子	33
巴曼子	34
伍子胥	36
卞 和	38
屈 原	40
宋 玉	43
昭 君	44
刘 秀	46
刘 备	50

诸葛亮	54
关羽	61
庞统	65
马谡	69
孙权	70
周瑜	73
鲁肃	75
甘宁	78
曹操	80
杜甫	82
李白	85
陆羽	91
皮日休	94
孟浩然	94
毕昇	96
米芾	97
欧阳修	100
程颢 程颐	103
苏东坡	105
黄庭坚	110
岳飞	112
陈友谅	115
嘉靖皇帝朱厚熜	120
张居正	122
李时珍	126
李贽	130
公安“三袁”	131
竟陵派	134
李自成	136

齐林和王聪儿	140
陈连升	144
张之洞	145
贺 龙	147
第三章 滑稽人物传说	150
概 述	150
钱六姐	152
贱三爷	156
张十仔	159
张代刀	161
徐苟三	162
第四章 名胜传说	165
概 述	165
三 峡	166
武当山	172
神农架	187
黄鹤楼	197
东 湖	203
归元寺	206
木兰山	207
襄 阳 城	211
清 江	217
汤 池	220
荆 州 城	224
当 阳	232
赤 壁	238
鄂州(武昌)	241

伍家沟村	247
第五章 民俗传说	252
概 述	252
时令民俗	253
婚育民俗	268
丧葬民俗	271
生活民俗	272
文艺民俗	273
其他民俗	277
后 记	280

第一章 神 话

概 述

荆楚自古多神话。远古时代的原始先民，生产和认识水平非常低下。他们对于五光十色、千变万化的世界因无法认识和理解，感到无穷神秘玄妙，于是便揣摩、猜测、想象，作出了种种非常幼稚，但却天真可爱的解释。即外界的一切都和人类相似，有生命，有感情，甚至有超人的智慧和伟力。这就叫“万物有灵”观念。面对如此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对手，究竟该如何与之相处呢？他们有两种基本倾向：一是消极的，即对之顶礼膜拜，祈求其保佑、赐福，这就是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一是积极的，即幻想出这样那样具有超自然力的英雄，开拓进取，发明创造，征服未来，这就是神话。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互不相关，而是血脉相通，像孪生兄弟，常常共存共荣，互相影响，难辨彼此。

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和神话，是原始人类的普遍产物。但其具体情况却因时、因地、因条件不同而有差异。荆楚地区自古河流如网，湖泊棋布，是著名的水乡。先民们放眼可见烟波浩渺，惊涛骇浪，鱼虾如织，倒影似真，难免心驰神往，浮想联翩，以至于产生各种各样美妙的想象和瑰丽的神话。尽管远古尚未出现文字，无籍可考，但从后来的文献记载和至今依然可见的神话来看，这里显然一直是它们得天独厚的富集区。

原始宗教和古老神话结伴而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至少已有好几千年了。此时在中原，由儒家鼻祖孔子所代表的“不语怪、力、乱、神”，而导致不少神话“历

荆楚神话传说

史化”。可是在楚地,由原始宗教演化而来的“巫风淫祀”却一直颇为盛行;同时,神话也继续受到重视,较多地保留了下来。先秦重要古籍《山海经》是保留神话最多的奇书。鲁迅先生说它是“巫以记神事”的“巫书”。袁珂先生进一步指出,它主要是由楚巫辑录而成。屈原的《天问》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表明荆楚地区的神话特别多,它和前者可以互相印证。

千古传承,文化瑰宝。神话产生于原始社会,距今至少也有五千多年了。在此漫长的历史时期,经济基础、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人们对于上述文化积淀,自然逐渐陌生。因为不同时期对世界的理解不同,神话难免有所变动。例如兄妹成亲,在原始时代曾经是正常现象——名之曰“血缘婚”。可是,到了文明社会,它被视为大逆不道,于是,便增添了“问天意”云云之类的新情节。又如盘古神话,其中的“数万里、数万岁”之类,显然也非原始社会已有的概念,而是后来附加进去的。何况包括神话在内的民间文学,主要靠口耳相传,所以即或是出自同一时代,也难免因人而异。说明白些:神话有变异性。不仅流传至今者如此,而且古籍的有关记载也难例外。因此,对于神话的涵义便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将幻想色彩较浓的故事,如《牛郎织女》、《天仙配》等,均列入其中——此为广义神话论;一是仅仅承认钩沉于古籍中的神话,而否定口传的神话此为狭义神话论。看来,它们都失之偏颇。正确的理解应是既不



图 1-1 董永与七仙女·孝感市

泛化,又不过窄地理解神话的文化属性和概念,才能正确认识、识别至今仍存活于民间的古老神话及其价值。具体而言要认定其为神话,一般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一、的确源于民间的古代相传,而非出于文人创作或经过他们的艺术加工;二、有一定的古籍记载或古风遗存可以印证;三、虽曾变异,带有非原始的痕迹,但其原始风貌或者说原始基因,依然清晰可辨;四、风格古朴粗犷,内容往往越出常理常规,远非后人可以想象。

“如此要求,它就太少见了。”不错,动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远比固态的物质文化遗产更难千古传承,所以便非常罕见,格外珍贵。



图 1-2 祭祀场面 · 咸宁市大屋雷村

开辟神话

人类所生活的空间,广泛地说就是顶天立地。可这天和地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它自古就为人类所关注,以致人们展开想象的翅膀,提出种种疑问,作出不同的解释。屈原在《天问》中首先提出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且看郭沫若的译文:

请问:关于远古的开头谁个能够传授?

荆楚神话传说

那时天地未分,能根据什么来考究?

那时混混沌沌,谁个能够弄清?

有什么在这回旋浮动,如何可以分明?

无底的黑暗生出光明,这样为的何故?

阴阳二气,渗合而生,它们的来历又从何处?

穹窿的天盖共有九层,是谁的手经营?

这样一个工程,何等伟大,谁个是最初的工人?

它虽然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但从字里行间却可隐约看出,它隐含着对有关神话的质疑。不信吗?请看《三五历记》所记载的有关神话:

天地混沌如鸡蛋(鸡蛋),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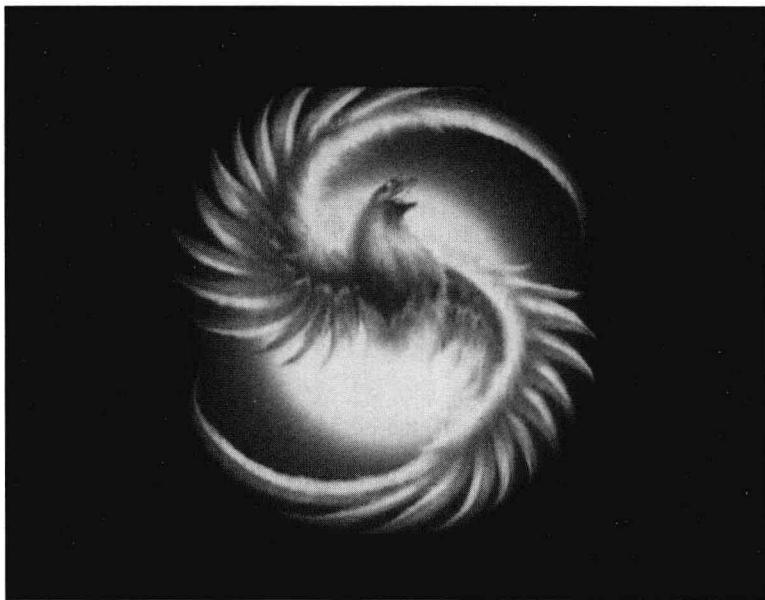


图 1-3 金鸡崇拜 · 咸宁市咸安区

《三五历记》的著述者徐整是三国时期的吴人。吴国所辖,很多是当年的楚地。之后的二百多年,南朝梁人任昉的《述异记》又记录了一些关于盘古的神话,而且还加按语云:“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路史·前纪一》注云:

“荆湖南北以十月十六日为盘古生日。”有关记载虽然是零零星星，片片断断，但却可以以线串珠，从而看出，这一地区的神话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影响很大。屈原当年可能听说过盘古神话。不仅如此，近年在神农架发现的《黑暗传》中，还有另外一个开辟的神话。它说：“黑暗去世有混沌，混沌之后黑暗明。”意思是在盘古所处的混沌时代之前，还有一个更原始的黑暗时代；那个时代的开辟者为江沽，即他先于盘古创世。江沽是怎样创世的呢？唱本说，他造出了一颗“原是天根生”的水珠，落在一匹“无比大的荷叶”上。这水珠被浪荡子吞掉，江沽怒而予以严惩：“一口咬住浪荡子，尸分五块丢海洋。”因为每块尸体中都含有“天根”，所以便“海洋里长出昆仑山，山形长成五龙样，五龙口里吐血水，天精地灵里头藏，阴阳五行才聚化，盘古怀在地中央”。这就是说，江沽是前辈，盘古是晚辈喽。当年的屈原是否也曾听到过这个神话，以致难以判断它和盘古神话孰是孰非，因而便向天发问呢！

神话虽然是生活的折射而不是真实反映，离实际较远，但却也以一定的实际生活作为基础。著名的巴比伦创世神话说：“天地开辟之前，黑暗如墨，一片汪洋，神马杜克杀死了深渊巨龙，并以其尸体造成天地；又扎把芦苇放于水面，并将一撮土撒在它旁边，从而创造了人类、动物、森林、原野等。”这个神话赖以产生的自然环境基础，显然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土壤、充足水源和盛产的芦苇。在这方面，江沽神话与之多有近似之处。可以断定，它原产于多水、产荷的江汉地区，后来流传到了神农架地区，且落地生根了。它之所以不在水乡而在山区终于被发现，是因为那里环境闭塞，经济、文化落后，有利于其幸存下来。如果说孤证不立的话，那么，还可以举出更多例证。即除神农架以外，还陆续在京山、大洪山等地区发现了大同小异的江沽神话。它们说“那时无天又无地”，江沽将两滴甘露水（或说珍珠水），“荷花荡中去抚养，其中一颗成天地，另一颗成三光。”浪荡吞天被他惩罚的结果是：“尸分五块丢五方，如今世上五大岳，都是浪荡尸骨长。”这两个山区都相邻江汉平原，和屈原当年做官的地方——楚都郢相去不远。“礼失而求诸野。”滞后于时代前进步伐的山野，是古神话得以长期存活的天堂。

太阳神话

湖北地区涉及太阳的神话较多,大同小异。其中,采录自京山的一篇,基本内容是:古时候,天上有十二个太阳,晒得田枯禾焦,人们难以生活。青蛙沿马桑树上天,吞下了十一个。另一个落进了海里,以致世界陷入黑暗。大公鸡为了挽救世界,将落入大海的那个又唤了出来。看来,它可能是由“羿射九日”演变而来。青蛙在今天虽然已是俗物,然在古代,却不寻常。《聊斋志异·青蛙神》云:“江汉之间,俗事蛙神最虔。”可见三百年前它还是神物。马桑树可能是由扶桑树转化而来。《山海经·海外东经》:“得谷上有扶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扶桑是古神话中的神树。如今,在川鄂地区,马桑树仍被民间视为神树。可它为什么其貌不扬,长不高呢?有传说云:某名人在山野大便,迅疾猛长的马桑树,竟刺疼了他的屁股。他愤而责令马桑树不再长高,于是便成了如今这般模样。但它还是神树。由此,似可推断上述神话的渊源和演变轨迹,其基因非常古老。

新近在神农架发现的另一个太阳神话,见于清同治十一年江西临江府清江县悔悟子的木刻版《太阳经》。它以自白的形式说:“太阳出现满天明,昼夜行来不住停,家家门前都走过,出东往西始定更,纯阴无阳物不变,饿死黎民苦众生,天上无我无昼夜,地下无我无收成。”表明其功德无量。它又说:“日光菩萨正东来,天堂地府九重开,十万八千诸佛现,诸佛菩萨两边排。”表明其为至尊之神。可以推断,它是由太阳神话演化而来。

至今,湖北各地还有敬太阳神的风俗。公安县的民歌《敬太阳神》云:

太阳神, 太阳神,
太阳冬月十九生,
六月初一登殿门。
凡民若有尽心者,
家家念佛点青灯,
保佑全家得安宁。

此俗可以上推至殷商时代。殷墟卜辞中有多处这方面的记载:

乙巳卜，王宾日。（佚存 872）

出、入日，岁三牛。（粹编 17）

辛示卜，又于出日。（粹编 597）

庚子卜贞，王宾日亡尤（金璋 44）

据此，郭沫若断定殷商人每天早晚都有迎日出、送日入的仪式。

到了文明社会，太阳崇拜和古老的有关仪式还延续着。《礼记》郑玄注：“天之神，日为尊”，人们对它特别崇拜。《山海经》有不少太阳神话，如羲和生十日；十日居于扶桑树上；羿射九日；夸父追日等。《楚辞·东君》是祭太阳神的歌，由男巫扮演太阳神独唱。大概是在这类民歌之类的基础上再创作而成，它继承了尊日崇日的传统。《史记·封禅书》云：“天子朝朝日，夕夕月，则揖。”“春分朝日于东郊。”明洪武三年在南京建朝日坛。迁都北京之后，又建日坛，即今北京日坛原型。清代多次予以扩建、续建。它们都是延续的古老传统。民间宗教的太阳崇拜，尤其突出而典型。始创于唐末五代的明教和后来的白莲教，都崇拜日月。明清后，白莲教分化出众多组织。其中的天礼教，每天早晨朝拜太阳；黄天教每天早、中、晚朝太阳磕头，称“三时香”；八卦教则是三次朝着太阳念“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诀。宗教植根于民间，他们都相信太阳神话，是嫡传的太阳崇拜者。

显而易见，原始人发现日出日落以为奇而敬之祭之在前。后来，才逐渐发现昼夜的长短变化也有周期性，冬至日最短，以后渐变长，是其发生周期性变化的标志，于是便把它看成了太阳的生日。再后来，生日的具体日期又发生了种种变异，三月十九便是其中之一。鲁迅先生说：

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譬如“日”之神话，《山海经》中有之，但吾乡（绍兴）皆谓太阳之生日为三月十九日，此非小说，非童话，实亦神话，众皆信之也。

鲁迅之所以称之为“新神话”，显然应该联系起前后文来理解，即它有三个条件：不是个人或人为宗教自觉编造的，而是群众自发传承的；群众对之信以为真，而不是看作虚构的故事；所谓新神话，实为在古神话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因素，并非突然冒出来的胡说八道。如此理解和解释鲁迅的话有没有根据？《礼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陈澔注：“至，犹到也。冬至日极短而渐舒，故云长日之至。”这不就是太阳的生日吗？

荆楚神话传说

湖北地区民间认定的太阳生日,为冬月(十一月)十九日,正是在冬至前后,比较近于古义。这天,很多老人都要迎着日出隆重地祭祀它。平常,他们也是每天迎着日出双手合十对之祭祀。冬冒严寒,夏冒酷暑,从不间断。甚至在“横扫四旧”的年月,也冒险躲在门后祭日,终生不渝。丹江口市伍家沟附近岗河村的赵颂兰,在91岁时,还坚持天天迎拜太阳,同时默念:“太阳神,太阳神,保我眼睛放光明。”她又说,自古相传:“太阳神是最大的神,没有它什么都看不见,也没吃的穿的。所以便特别尊敬它。”和崇日敬日相伴的是禁忌。湖北各地民间都有近似的风俗:不朝太阳撒尿,“早不朝东,晚不朝西,午不朝南”;不准晒产妇的秽物,只能把它阴干;不准朝太阳下面泼洗脚水。对所衷心敬仰的事物不准亵渎是顺理成章的,古今中外几无例外。在二十世纪初,北美印第安人中的阿吉布瓦(Ojibwa)人,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年老的酋长们和战士们便唱起赞美诗,欢迎太阳出来。欧洲的马扎尔(Magyarak)人禁止朝着太阳扫地;一个姑娘朝太阳的方向倒了垃圾,就会一辈子结不了婚;一个已婚妇女不能光着头面对太阳。天南地北,远隔重洋,两个不同的民族竟然不谋而合,如同荆楚地区的原始崇拜至今尚有的遗存,实在是一大奇迹,堪称活文物啊!



图 1-4 太阳崇拜